

中国现代哲学史

资料汇编续集

辽宁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五册）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批判

（四）上

主 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四年六月 沈 阳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 录

第五册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批判（四上）

罗素的社会哲学.....	高一涵（1）
和罗素先生的谈话.....	杨端六（7）
批评罗素的《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	徐庆誉（11）
罗素先生去华感言.....	杨端六（14）
读罗素哲学问题论逻辑.....	钱 穆（17）
罗素之科学观.....	坚 瓠（19）
罗素学说研究会英文部记事.....	质 厂（20）
读罗素讲演的感想.....	M·U（22）
心与力.....	力 子（22）
我们所能作的.....	罗素讲 赤 译（23）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	罗素讲 愈之译（31）
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	罗素讲 莘田译（38）
罗素的相对性原理观.....	罗素著 关桐华译（41）
布尔塞维克主义.....	罗素著 何思源译（49）
教育与人生原叙.....	罗素著 李大年译（53）
意谓的意谓.....	罗素著 张崧年译（54）
到自由之路（节选）.....	罗素著 李季 黄凌霜 雁冰译（59）
哲学问题.....	罗素讲演 章廷谦记 赵元任校（87）
心之分析.....	罗素讲演 孙伏庐记（150）
物之分析.....	罗素讲演 姚文林记（206）

罗素的社会哲学

高一涵

这篇文章是高先生从东京寄来的。我同张崧年先生看了一遍，删去了一部分。因为路远，不能先得高先生的同意，故声明一句。（适）

一、罗素论人类行为的动机

从来政治哲学家的人类行为动机观，在因袭的道德家眼光看来，多说是理性的要求；在个人主义的政治学家眼光看来，又多说是欲望的要求。两家的观察点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便是把人类行为的动机看作有意识有目的的。到了欧战一开，自高蹈的哲学家眼光看来，全世界的人都一个个极力发挥他的兽性，就是生平以阐明真理自命的人，和世间尊重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和那些讲人道博爱的宗教家，都没有一个不为自己国家曲辩，不说人家国家的坏话。即如世界上很推重的倭铿、柏格森……等都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因此便使一般高蹈的哲学家疑惑几千年来所夸奖的文明都是嘴上说得好听，其实只是欺人的假话；因此便使一般高蹈的哲学家觉到人类行为的动机，仍然没有意识，没有目的，不过是一种本能——生性的动作罢了；因此便使一般高蹈的哲学家觉到从前把人类的行为动机看作理性的要求，看作欲根的要求，都是错的，不得不从理性欲望之外再求人类行为的动机。

罗素所著《社会改造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itution）

第一章开首便说：

凡感受新印象和为新思想所动的人，经过这回大战，从前的信仰和希望上总会生相当的变化。怎样变化虽因个人性格境遇的关系各有不同，但总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我这回由大战所学得的第一件事便是人类行为的动机观——即人类由什么动机而行动，和怎样才可利导修正这种动机。（社会改造原理）

人类行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照罗素看起来，便是鼓动本能力量顶大的“冲动” impulse。所以他说：

战争的最后原因并不是罪济的政治的、战争的发原并不是因为没有方法来镇压国际的争论，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多数人抱着不好调和而好争斗的冲动。

又说：

冲动一方面是战争的原因一方面也是科学艺术慈爱的原因。（社会改造原理）

罗素从前虽然主张理智万能，但察看欧战发动的原因，才觉得理智的力量不及冲动的力量大；从前的哲学家虽然说欲望是人类动作的动机，但自罗素看来，欲望祇能支配人类一部分行为，不是支配人类全部行为的主因。所以他说：

人类一切活动本从两个渊源生出来的：一是冲动，一是欲望。……但是欲望祇支配人类行动的一部分；而且不是重要的部分，祇不过是最有意识、最明了、最文明的部分罢了。

（社会改造原理）

他以为人类行动最大的部分便是发于自然的、无意志的、无目的的冲动，这些行动并不受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欲望支配。他说：

人类天性更有本然的一部分，在一定范围以内，受无目的的冲动支配，与有一定目的的欲望毫不相干。譬如小孩便走便叫，并没有想到到什么好东西的意思，不过被走的叫的冲动激刺罢了。犬之吠月也并不要得于他自己有什么利益，不过被吠的冲动刺戟罢了。他如饮食恋爱争斗傲慢种种行动，也并不是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志，不过为冲动所感触罢了。（社会改造原理）

人类行动不但大部分受冲动支配，这种冲动并且是盲目的无规则的无统御的。所以他说：

冲动本来是盲目的，并不豫想什么极果，并不是由先见豫料而起的。（社会改造原理）

讲办性的人本来连欲望都看不起的；照罗素说：人类行动不但说不上理性，并且连理性家所看不起的欲望也说不上，可见得人类行动和禽兽并没有什么区别！

罗素不但承认冲动是人类行动的动机，并且承认冲动是不可排除的，如果排除冲动，这种生活便是死的冷淡的不快活的生活。他说：

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想把冲动弄弱，是想利导他，使他不要朝死亡荒废的方向去，祇朝生活生长的方向去。想以意志来强制冲动一伦理家常常提倡这一说，并想藉经济的必要来强行这种主张一真是无希望的事。生活受目的和欲望统制，把冲动完全排除，便成不快活的生活，活力生气都消磨完了，极果便使人对于所经营的目的不大注意。全国国民如照这样生活，这种国民必定衰弱，遇到阻止欲望的障碍物，便不能有充分的力量将他打倒。

近代产业主义和社会制度都想强使文明的国民抑制冲动，依目的生活。这种生活的样式结果不使生命的来源枯竭，便要引起来一种新冲动。这种新冲动和从前为意志抑制的为意识感悟的冲动性质大不相同，新冲动比被抑制的旧冲动还要坏些。过度的节制，由外部加入的节制，往往唤起残忍的破坏的冲动。这便是军国主义所以使人民性格上受恶影响的一个理由。如果突发的自动的冲动没有发泄的路途，结果必定引起压制活气和有害生命的种种冲动。……（社会改造原理）

罗素这种人类行为动机观，便不啻把古来制欲派正心诚意派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根本推翻；便不啻把几千年来天天抹油搽粉的文明假面具一齐揭开；便不啻把“移风俗”必须从“正人心”做起，改良社会必须从改良个人做起的种种迷梦一齐唤醒。罗素的意思：是想教人知道现在所夸张的文明世界，仍然是一个兽欲横行世界；要想使兽性渐渐变化，使人性渐渐扩张，非从社会改造政治改造下手断断不能成功。这便是罗素所以主张社会改造的理由。

二、罗素社会政治目的观

罗素承认人类行为的动机是由于冲动，并承认冲动不应该用意志来强制的，但是他并不是承认所有冲动都是不能利导的；罗素承认现在的世界仍然是本能的世界，并承认本能是不可灭的，但是他并不说本能是绝对不可变的。且看他说：

现在有一个普通的信心，就是说我们的本能不可变化，祇有承认他，善用他罢了。这是不对的。人类各有各的自然性质，并可藉外界的境遇，养成一定的性格。就是性格中本能的

部分也可以训练出来的。或由信仰，或由物质的情形，或由社交的事情，或由文物制度，都可以使他生出变化。（社会改造原理）

冲动一方面是战争的原因，一方面也是科学艺术恋爱的原因。所以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把冲动弄弱，是想利导他，使他不要朝死亡荒废的方向去，祇朝生活生长的方向去。（同前）

罗素虽承认本能可以改变，冲动可以利导，但他的改变和利导的下手方法，和旧道德家绝对不同。旧道德家把正心诚意做治国平天下的本源，罗素却以改造政治制度，改造社会制度，为改变个人本能，利导个人冲动的本源。他认定人类行为常随社会政治的情形变化，社会生活根本变迁，社会组织根本变迁，人类行为也会跟着改变。所以他主张改良人类行为应该从改造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入手。

但是罗素是一个主张“绝对多元论”的人，所以他的冲动观本能观也是一种多元论。他不但说人类行为的动机有欲望和冲动两个渊源；他并且说冲动也分两种：（一）叫做占据的冲动possessive Impulse，（二）叫做创造的冲动Creative Impulse。前者包括财产权力战争等冲动说，后者包括知识艺术恋爱建设等冲动说；前者是死的方面冲动，后者是生的方面冲动。他说：

货物可分两种，冲动也可分两种。货物有可以许个人占据的，有可以许人人同享的。这个人的衣食不是那个人的衣食，设若供给不足，这个人所有的便是从牺牲那个人而到的。……至于精神的物品便不是排除他人，专为一个人所有了。譬如某人研究某种学问，不但不因此妨碍他人研究，并且可以帮助他人增进知识。……

冲动也可同货物一样分为两种。（一）叫做占据的冲动，以取得及维持私人独占的财产为目的，因此便造成财产的冲动。（二）叫做创造的冲动，把既不能秘密，又不能占据的货财公诸社会，且要令使用有效。（政治理想）

冲动是藏在本能里边的，由本能发动出来的；这种本能也有好坏的两方面。所以个人同个人相处，一方面有本能的亲爱，一方面又有本能的嫌恶。大概自罗素看来，无论是本能是冲动，总都分个好坏两方面。

而且这好坏两方面并不是毫无关系，互相独立的；乃是互和消长，互相妨制的。且看他说：

占据冲动强盛的时候，很妨害创造的进行。这个发见重要的东西，那个同他竞争的发见家或者要生出满肚子嫉妒。又如这个人发见治癌的方法，那个人发见治肺的方法，或者你欢喜我发见有错，我欢喜你发见有错。便是不错，也并不是专为治疗病人的痛苦设想。这种地方他们并不是专为着知识效用，不过希望传播声名罢了。所有创造的冲动往往为占据的冲动遮蔽。便是大发志愿想做圣人的人，对于已经成功的圣人总感觉他怀一种嫉妒。便是爱情也往往同嫉妒相随而至。这便是占据的冲动常常闯入创造的世界。（政治理想）

创造的世界既已被占据的冲动闯将进去，无怪乎嫌恶的冲动常常抑制亲爱的冲动，战争的冲动常常遮住艺术科学的冲动，朝死亡绝灭方面去的冲动常常驱逐朝生活生长方面去的冲动。要想拿政治的社会的势力来利导亲爱的、艺术的、科学的、生活的、生长的冲动；抑制嫌恶的、战争的、死亡的、绝灭的冲动—换句话说，要想减少占据的冲动，利导创造的冲动；这便是罗素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目的。

罗素的社会政治目的，既全在减少占据的冲动，增长创造的冲动，所以他评判一切制度

都拿这种观念做标准，要想估计某种制度有没有价值，必定要先研究某种制度合不合这个标准。所以他说：

政治或社会制度的好坏，必定由他对于个人的影响善恶而定。看这种制度是不是鼓舞创造性比较占据性多，是不是实现或增进人类中尊敬的精神，是不是保持自重心，因此才可以判断这种制度的好坏。（政治理想）

我们应该尽力增多本能的亲爱之情，减少本能的嫌恶之情。这事比什么都重大，因为必定要由他的结果来判断政治制度的好坏。（社会改造原理）

罗素以为社会政治目的在使人类得到最善的生活，最善的生活便是使创造冲动的活动尽量增多，使占据冲动的活动尽量减少的生活。（政治理想）这是罗素的社会政治目的观，他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从这个观念中演绎出来的，所有建设的主张都是拿这个观念做标准的。

三、罗素理想的政治社会制度

从来哲学方法注重分析的，对于政治社会的主张，多注说个人；罗素的政治哲学有许多地方简直是个人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讲个人主义的社会政治哲学家第一个重要条件便是自由，都想把国家社会权力范围缩到最小限度，单靠自由一个方法来做造成个人创造的自主的进步的能力的工具。罗素也是这样，所以他说：

政府和法律本来是为限制自由而设的，但是自由实在是政治的产物中很大的东西。（自由的道路）

罗素社会政治的理想制度第一在能使个个人都能自由去发展他的创造的冲动；他把自由看作取得政治的条件罪济的条件最适用的物事，最反对那种消极的自由，说消极的自由一点建设的意味都没有。他说：

安宁和自由不过是理想政治组织的消极条件，我们既已得到之后，便要有积极的条件，即是奖励创造的精力Creative Energy。（政治理想）

罗素的理想政治并不是想发见一种“乌托邦”，不过想发见政治运动的正当方向。他有判断政治运动方向的两个原理：

一、要尽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生长力和生活力。

二、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生长不甚牺牲别个人或别个社会。（社会改造原理）

归总一句话，他所希望的人类，便是：

不单要许多物质上的好东西；是要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更多的创造的机会，更多的享乐的机遇，更多的自发的协同，和更少的不自由的服从。（社会改造原理）

罗素对于今后社会政治制度总希望要达到这些目的，所以这几句话便是他理想社会政治制度的抽象的目标。单研究罗素抽象的目标还不能明白他社会政治哲学的真相；此后再略为说一说他对于国家、国际关系、财产、教育、婚姻等具体的主张。（罗素承认宗教有存在的必要，说社会组织改造和人生哲学改造之后，必定要有适应新时代的新宗教。我是不欢喜说宗教的人，所以把他删了。）

（A）国家

罗素想从个人自由和公共管理中间找出一个调和的方法，所以一方面不赞成国家社会主

义派的主张，一方面又不满意无治主义派的主张；一方面承认国家非常有害，一方面又承认国家暂时为必不可缺的机关。他以为现在国家主要的目的便是势力，尤其是武力的势力。对内侵犯个人的自由，对外侵犯别国的自由，所以认为有害。最好的方法便是以法律代替暴力。不过法律太静，太死，离生长的运命太远。法律太偏于理论，对内除了革命，对外除了战争，不能修正。要想防止这些事，祇有藉势力均衡的状态，时时变更修改罢了。

国家的职权必定要尽力缩小，积极的职掌祇以两个原则为限：

（一）为人类社会幸福着想，国家在最小限度以内对于普及的事项有主张维持的权利。

（二）国家可以防止牺牲他人的不正当行为。

应用第一原则，国家可以执行卫生法，预防传染病，奖励科学的研究，推行义务教育。应用第二原则，国家有排除经济上不公平的权利。如果把这些权利许给国家，以国家的权力来抑制人民的自由，又将怎样处置呢？唯一的方法便在分权。一组织独立的团西，一委托自治的机关。国家除了维持治安以外，所有积极的目的，不必由国家自己实行，可使若干独立的团体分担执行。地域上及商业上的事项，可委托各种自治机关之手，实行地方分权。（社会改造原理）行政部的权力固然不能忽然废止，但有两种方法可以除去弊害：（一）把各部分的问题，委托各部分团体——地方自治，同业组合一解决；（二）把行政部占领的权限让立法部收回行使。（自由的道路）这便是罗素对于国家改造的大致主张。

（B）国际关系

照罗素想来，妨害国际关系的根本问题，祇是人性中一部分心理的原因和事实的原因。这种原因中最重要的便是竞争性、权利欲、嫉妒心等，由这些原因发生出来的害处，可用改良过的教育和改良过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来救正他，消灭他。（自由的道路）现在所看得见的国际间利害冲突，最重要的有三种：（一）关税，（二）虐待劣等民族，（三）夸张权力和领土。（一）是妄想，（二）是罪恶，（三）是儿戏，必定要一齐打消的。

罗素理想中国际关系，并不是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并不是想藉交通接触的机会把各种民族的特性一齐消灭，消灭各民族的特性是“世界主义”损失的结果，并不是成功的结果。对于祖国的爱国心还是要有的，不过不要妨害个人对他的亲爱罢了。为人类谋幸福，使仁爱的精神赶早实现，使偏狭的爱国心赶早消灭，一国思想学术出来，是为全世界的利益，并不是一国家一民族的利益。家族的爱情不要想触国家的爱情，国家的爱情不要想触人类的爱情，对于世界人类全以爱做根基，便是除去国际间恶害的好方法。

（C）财产

崇拜金钱足以减去人类的生活力，现在的制度应该尽力改造，使拜金主义消灭，好让一般生命增长。资本主义与近代人所发见的正义观念绝对相反，大资本主义便是牺牲个人所得，侵略弱劣民族的祸根。

经济组织原有四个目的：（一）得最多量数的生产，（二）使分配公平，（三）使生产的人得安定的生活，（四）减少占据冲动，解放创造冲动。现在的经济组织祇以第一项为目的，社会主义祇以第二第三两项为目的，现在的改造家想把产业交给个人经营，便是注重这第四项。

罗素以为社会主义家主张生产归国家管理，是很妨碍个人和团体自由发展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固然大唱产业自治，可是他们想完全脱离中央的关系，一定许惹起分配不公的问题；祇有同业组合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把分配划归国家统治，把生产划归同业组

合自治，是一种完全的组织。罗素的意思是经济的行动与政治的行动并行，所以对于同业组织所主张的直接行动，排斥政治的行动，也是不满意的。

总而言之，罗素最注重前边所说的经济组织目的中第四个目的——减少占据冲动，解放创造冲动。无论什么经济组织，祇要违反这个目的，都是他必定排斥的。

(D) 教育

罗素以为现在的教育不是给青年的思想，不过是给青年的教条。拿积极的见解去强迫青年，既不使他怀疑，又不想养成他精神的独立性，所以现在的教育实在是阻害自由讨论，和新思想发生的障碍物。

教育的真正的目的不是给青年信仰真理的信条，乃是养成他们对于真理的欲望，养成他们精神上的冒险性。将来的教育应该努力保存独立心和冲动，去了服从和训练；努力养成尊敬心，去了轻蔑心；与其教人默从，不如教人反对；与其教人轻信，不如教人怀疑；与其教人爱慎重，不如教人爱冒险。增加创造的冲动，养成的尊敬的心理，便是罗素的教育最大的目的。

(E) 婚姻

罗素对于婚姻制度也没有想出根本救济的好方法，不过想等到新宗教发生后再由新宗教去掌管罢了。为现在经济制度逼迫，生出晚婚和避胎两个弊病，是要根本改造的。再偏于性欲的秘密恋爱，没有共同生活，不生子女，也不是好现象。要想保持男女的关系，使他享幸福生活，得安固生活，必须要有一种新组织，这种新组织第一要鼓吹精神的发达。儿童以国家的经费公育，婚姻制度要取一夫一妇主义，结婚要以自由原则做基础。

(附注) 罗素的学说外人批评的很多，我想从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把这一类批评罗素哲学的杂志书籍一齐借出来参考，做一篇“对于罗素政治社会哲学之批评”，但不知这个交涉能办妥不能！

二月十五日在东京作。

(原载《新青年》七卷五号，一九二〇、三、二五)

和罗素先生的谈话

(在长沙演讲)

杨 端 六

一 我对于罗素先生的感想

我对于罗素先生的著作，从来没有研究，这可以证明我自己的不学的处所。但是这一两星期以来，因为听见罗素先生要到中国各处去讲演，我也免不得跟随众人的后面去把罗素先生的书看一看，加以这几天时常和罗素先生在一块，得当面听取他的意见，所以觉得对于罗素先生个人，也不得不有一点感想。而且我这几年来心中所怀的疑惑，也想借此机会和他讨论一下，所以我这回随他到湖南去一遭，也是我生平的一件幸事。

我于十月二十日晚间上江永轮船，原希望就可和罗素先生同行，后来因南京师范学校要他去略略讲演，所以他到二十二日下午三点钟才赶到江永船上。在这两天的中间，我失了和他谈论的机会，非常可惜，然而我却借此机会把他所著的“自由之路”和“社会改造之原理”约略翻阅一过，觉得他的为人，他的思想，究竟是一个模范的英国学者。我住在英国颇久，所以比较的知道他们的性情，并且我所喜欢研究的学问，也就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面，所以觉得此行也很有益处。

我刚才说罗素先生是一个模范的英国学者，何以见得呢？我有三句话可以指出我的观察：第一，我从实用方面看出罗素，第二，我从自由方面看出罗素，第三，我从调和方面看出罗素，第三，我从调和方面看出罗素。等我一一的从容讲来。

第一，实用方面。我早几天看了罗素的以科学方法研究哲学的讲义，就在东方杂志上约略摘出其要旨，以介绍于公众。那时我的感想，就是说罗素是一个实用方面的哲学家。最近我又看了他的社会学书，觉得我那话是不错的。我看罗素的议论有时虽然极其高尚，而他的议论终结处总顾到实际情形，并不是一个空想家可比。他的意中总不忘记两件事：一件是他所在的地方，一件是他所遇的时候。如果他在英国，他为英国人所说的话，他决不想人家把他拿来放在法国去用。他在英国今日所说的话，他决不想人家把他拿来去试验明日的事。我这句话恐怕太过于极端了，但是又要别人明白我的意思，不妨稍许说过一点。我们知道法国人理想很高，然而实际上做起来，觉又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时理想很高，然而实际上做起来，也可许另是一样，罗素先生的意见就大不然。我从他的学说上可以看出来，我从他的行止举动上可以看出来。读者诸君此刻不必问我的例证，到后来仔细看完这篇文章就可以相信的。

第二，自由方面。我们读罗素先生所著的书，就容易感觉这件事。你看他讲教育，讲哲学，讲社会原理，无处不以启发人类的自由思想为职务。譬如他论到各国的社会改造，都不甚满意。这并不是他只喜欢英国的办法，实在是他酷好自由，所以对于拘束自由的手段，总

是不赞成的。譬如讲到劳动阶级的运动，在德国有国家社会主义，在法国有工团（散地卡）主义，在俄国有无治（安那其）主义，现在又有变象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就是鲍尔希维主义。他对于这几种主义的根本目的都不甚瞭解但是对于他们那几种手段都有贬词。这就是因为他们所用的手段都与人类思想自由有不少的妨碍。由此所生的妨碍与从前帝王和资本家所造的妨碍差不多。就这点说起来，他情愿赞成无治主义，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情愿赞成工团主义，不赞成鲍尔希维克主义。因为这几种主义虽然同是有点束缚人类思想的自由，然而程度有差别。他最不满意于鲍尔希维克的，就是因为他们所用的手段与从前专制帝王相同，对于启发人类思想的机关，如学校，演说，报纸，及他种印刷物，都收归政府手中，不许人民有丝毫反对的机会，所以他对我说，俄国的将来，弄得不好，可以变成一种帝国主义。这个固然不全然是俄国人的过错，因为李宁，脱洛斯基等辈也是为外国反动派所迫，出于这个穷极的方法，然而他总不承认这个方法是我们今日所希望的。是我们所希望继续下去的。

第三，调和方面。讲到这个，我想许多人还记得，章秋桐先生在甲寅杂志上所发表的议论，调和是英国人的特性，犹如实用和自由也是英国人的特性，所以我举出这三个条件来观察罗素先生，并不是特别新奇的意见。这是我们对于一般英国人要注意的。即如罗素先生讲社会改造之事，主张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调和精神的发现。他说国家社会主义把权力付托于国家，未免太过，而工团主义又反对国家过甚，都不合乎情势，只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既承认现行国家制度之继续的存在，又能同时用代表生产阶级的议会处置生产界的争论。质言之，就是一国要有两个议政机关，——我此处说一国，也就是承认现在的社会状况，并不是终极的说法，——一个是代表生产阶级的，其组织是由职业而成的，一个是代表消费阶级的，其组织是由地理而来的。如此办法毕竟是理想的与否，我不敢说，我所敢说的，是说这种方法不外乎英国一流的调和式。其实基尔特社会主义，也不免偏重在经济一方面；他们所主张的两重议会，都只能代表经济上的利益，而于经济以外的利益，究应如何处们他置，还未十分考究。譬如宗教，文学，美术，教育等事，既不属于生产的阶级，也不属于消费的阶级，基尔特社会主义之下，到底把他划归旧有的组织，或者把他划归新创的组织，不易说明。关于这点，我现在不愿详细讨论，就此做一个结束罢了。

二 罗素先生来华的希望

适才我问罗素先生，到中国后有何种感想，他说，他到中国后不久，并且这几天多半为讲演和游玩的事情荒废了，没有时间去研究中国的情形；他所接触的都是些有教育的人，这种人在中国不过只占一极少部分；所以他对于中国全体的状况，毫无觉察，不敢有所论断，如果勉强论断，过一两个月，必定与事实不合，所以他希望在中国住了几个月后，才可以开口说中国事。我对他说，中国现在社会状况的变迁非常迅速，莫说外国人初到中国，摸不着底细，就是我们自己也常常觉得今日所说的话，到了明日就会变成黄花。若是要组成一个稍有永久性质的断案，恐怕是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就要问罗素对于中国全般的感想，是太刻薄了，所以不能不再等几个月。

罗素是一个学者，并不是一个政客，所以他欢喜清静，不喜欢热闹，喜欢研究，不喜欢应酬，喜欢著述，不喜欢吹嘘。他说，自从他到中国以来，还未得多少益处，因为他并未得机会和时间去研究，只是纷纷扰扰去应酬罢了。若是这样的弄下去，他觉得此来毫无意义，既

与中国无益，也与他个人无益。我对他说，我们因为尊敬你所以到处欢迎你，我们因为崇拜你的学说，所以到处想听你的讲演。他说，他此来本想替中国尽一点力，所以总要先有研究的机会，不要为应酬的缘故把光阴虚掷了。我觉得他这话是不错的。我早几天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一篇意见，就把这件事再三叮咛了，此处不妨重提一番。

我问罗素，“先生这回来中国的目的果在那里？是为研究中国的哲学呢？还是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呢？”他说，研究哲学并不是他的目的；他此来是为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他觉得这事不仅有趣味，且非常重要，就是他将来要想对中国有所贡献，也就在这里。因为哲学原理，既不是一时可以研究成功的，而且各种学说，尽有书籍做参考，不必要他另出心裁去翻陈出新。独是社会问题，是今日中国要急切解决的，不妨多有几个人去研究。

我问他如何研究。他说，他很想能够直接去调查。要想直接调查，就要先学一点中国话，他觉得中国文字太难，决不是短日月所能造就的，然而他觉得普通会话，不是绝对的难学。所以他到北京后，很想抽出一点光阴去学中国话。他这个意思虽然不是容易实现的，但是我以为不妨使他试一试，或者将来有点效力也未可知。除了他直接调查以外，我们要预备的，就是要请一两个好翻译供他的顾问。这话我也曾说过了。他到北京去的意思非常的急。这并不是他想图安逸，实在是要得一个安身的地方住下了，才好去着手研究一切事情。他到北京去，是讲哲学的，但是哲学的讲义，他已经预备好了，不必再要他劳神，所以这几个月里面，他预备一面讲哲学，一面去研究社会事情。他预料到今年底可以把中国的政治社会情形略略的得一个要领，然后明年可以讲到指导中国的方法。我是很希望他能够做到此层。

他还有一层意见，我们应该知道。他说，他要想有所贡献于中国，不在讲演。讲演是一个不完全不广博的方法。因为讲的时候，在讲的人不能仔细想像，在听的人也不能完全了解，加以聘用通译，更不免失却真意。若说是直接的印象，也只能限于少数人，不能及于多数人。所以他的意见，如果要事情有益，要用别的方法。方法有两个：一，私下讨论，二，著书发表。第二事的责任完全在罗素身上，然而第一事我们不可不同负责任。我们如果不设法供给他以有益材料，他的意见不会有所成熟。如果供给的材料不得要领，或是不确实，那么，他的意见也就会不中时宜了。所以我觉得陪伴他的人是非常要紧的。

三 罗素先生和中国的社会问题

我近来对于社会上攻击资本家的声浪，实在是听得很多了，我一边听，一边想，一边把世界上和中国内部的情形对照起来，我觉得越听越疑惑起来了。然而这个问题，不仅我们将来总归要解决的，就是目前也急切不能犹豫了。所以我只想得一个机会就正高明。不幸一般人士的心理，都是容易随潮流为转移，稍许平静的议论，常常不能入他们的耳朵。我因为自己寡学，也不敢实力有所主张，但是对于一般的潮流，总不敢十分相信。罗素到中国公学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问他对于中国排斥资本主义的意见。他说资本主义固是不好，但是中国现在最要紧的是发达实业。要想发达实业，不外用三个法门：一是由资本家做去，譬如近世欧美各国的现象。二，是由国家去办理，譬如像国家社会主义的人——马克思的徒弟——所主张的。三，是由劳动阶级自己出来主持，譬如英国今日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照中国现状论起来，国家的组织，既然是那样的腐败，劳动阶级的组织，又是这样的幼稚，那么，中国想要发达实业能够不由资本家的手吗？

我在船上，又把这件事提起讨论，我问他，除掉经过资本阶级就没有别的方法吗？我们要发达实业，不可跳过资本阶级吗？他说，要想达到此目的，除非用国家的力量，但是我们的国家组织如此不完全，如何是好？他说，你们中国人为甚么不把好人去办政治的事情？你们每年派留学生，卒业的也不知有多少了，究竟都到那处去了？我说，我们不与闻政治，是历史遗传下来的习惯。近来是有人与闻政治，然而因为事体太难，十有八九都失败了，所以后来的都相戒不入政界，都想改入实业与教育两途。他说，这种国民态度，他是不反对的，但是中国要想把政治弄好，还是要许多有用的青年去牺牲，不然，中国政治永久是弄不好的。现在中国的情形既是如此，要一口气改变他，是万不可能的。他的意见，中国要多办大学等到二十年后，人才多了，才可以讲到改革。这句话，我想无论何人都是同意的。

罗素在中国公学的时候，曾对我说过，如果中国要发达实业，与其输入外国资本，不如输入外国劳力。因为中国目前的困难，是没有熟练的劳工，如果有，那事情就容易办了。我到船上，就问他如何输入外国劳工，谁人去输入他们。他说，照现在的情形看来，仍离不了中国的资本家。他以为中国有钱的人必不少，何以不去做这件事。我说，中国资本家尚未达到这步程度。他的结论，于是又归到教育上了。

他又说，中国要想自立，非先把实业发达不可，并举俄国现况以为例。俄国鲍尔希维主义将来如果不成功，就是吃了工业不发达的亏。我记得他前在中国公学演说，现在世界上能够以工业自立的国，只有一个美国，所以我们要想实行社会革命，除非是从美国起。这句话如果不错，然则我们要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非先振兴工业不可。我问罗维，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振兴工业的，在历史上有先例吗？他说，他不知道。现在俄国就是想如此过去。他们的成功，很是可疑的。中国要全然不经过资本阶级，恐怕不可能。不过我们现在要注意有两事：一是我们将来也会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时期到来，不过今日还早罢了。二是我们如果早些注意，将来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或者可以缩短些，不至像欧美那样的长久，就是幸福的了。

末后，我问罗素，我们既然不能跳过资本阶级，那么，我们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自己的资本家，一个是外国的资本家。我们应该欢迎那个呢？他的意见，是不赞成欢迎外国资本家的。他说，本国的资本家虽然专横，将来总比较的容易把他抛却。若是外国资本家恐怕不容易由我们喊来喊去。因为我们的财源和理财机关都在他们手里，只好由他们作威作福罢了。我问罗素对于五国新银行团的意见，他自然不赞成。因为臭味不相投，所以他并不知道英国代表亚狄斯美国代表拉门德诸人。罗素这个意见，或者不能全中也未可知。我们天天听见美英人士——比较的与中国要好的人士——说，他们因为想把我们的国家弄好，想替我们拒绝某一国的侵吞政策，所以要设立银行团。这个问题，我实在是不想讨论。为甚么呢？我想，我们如果不要外国人来帮忙，就要自己争气些。现在自己既不争气，又不知道何日我们才有自己争气的希望，所以一味拒绝外国人的干涉，不独事实上做不到，而且理论上也说不过去。他们说，等他们把中国的政治弄上轨道来的时候，他们就告辞而去。我不敢以小人之心，硬断他们是说谎话。或者他们今日实在是这种心思，只怕将来事情变了，怪不得他们也要变其初心。还有一层，我们有这样多的人口，难道他们横吃了下去不成？纵令他们一时起心不良，把我们的财产夺占了，我们将来总应该有一天可以翻起身来。这话是很有希望的，不过我们今日所当研究的，是如何才能够缩短我们痛苦的时间，如何才能够减少我们痛苦的程度。印度不是有自治的希望吗？波兰不是已恢复独立吗？就是爱尔兰，不

是可以说，将来一定要达到完全自治的目的，甚至达到共和的目的吗？然而我们要知道两害相权，取其轻者。如果我们觉得将来处置本国资本家比处置外国资本家容易些，那么今日就不能不先把这点弄清楚。我们如果欢迎外国资本家，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确实知道他们今日是不怀歹意，再一个是希望将来事情的变化总是向好的一方走，我写到这里，觉是如同在赌场一般，心里好像有一个吊桶，七上八下不住的摇动。这些议论，我且不多说了。我此处不过把罗素的意见介绍与大家听听罢了。

（原载《东方杂志》十七卷二十二号，一九二〇、十一）

批评罗素的“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

徐 庆 誉

罗素先生到中国各地讲演，对于中国的思想界有很大的贡献；他的学问，没有人不佩服的。不过他所说的，不一定句句都是真理，也许有些地方免不了偏见，不能叫人人都满意的。即如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张东荪就曾下过批评，说他有些矛盾。至如他所讲的宗教问题，我也觉得不十分满意；尤其对于“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一篇，怀疑的地方更多，所以特地提出来批评一番，以供学者的研究。

罗素说：“佛教与孔教在中国都可受人信仰，各派互有相容忍的态度；至如西洋则大不然，西洋人信奉一教之后，就以这教是绝对的真理。异已的宗教，就受排斥，不能并立，因此引起剧烈的教争……。”

这一段话，似乎说的确切。西洋教派不能互相容忍，本是实在的事情。但佛教与孔教在中国，也不见得十分容忍；韩愈辟佛，就是孔佛不相容忍的一个明证。自唐以后，辟佛的代有人；不过没有西洋那样的剧烈罢了。讲到“入主出奴”之见，也算是很利害的。真理本来没有一定，各教有各教的长处，也有各教的短处；若思想解放的人，断不肯为存门户之见，而引起剧烈的争端。西洋人教争甚于中国，恐怕是西洋人的性质比中国人更加顽固；并且西洋的教争，大半是由政治作用引起的。当政教合一的时候，野心家往往利用教徒的入主出奴之见，和别人捣乱，这并不能归咎于宗教的本身。

罗素说：“宗教就是有几条作为教条的信仰，管束人生行为，不根据于——或反对于——事实的证据，就会信仰的。而且管束人心用感情或威力，不用理性的方法的，如此的几条信仰，就是宗教”这几句话是罗素的宗教定义。

罗素又说：“现在要问；宗教既是这样，那么，除掉有害的教条，还有不有中心的要素可以保存呢？我的意思以为没有……”

宗教不能离开信仰，信仰必含着信条，而信条又是管束人生行为的，这不待罗素讲，人人都晓得的。人生行为可善可恶；因为人除理性以外，还有兽性。若人的行为是由理性支配，那末，行为一定是“善”；若人的行为是由兽性支配，那末，行为一定是恶。行为的善不善，纯看管束或支配的方法好不好。宗教用教条管束人生行为是宗教的“本务”我们不能

责难的。我们要考虑的，是在教条好不好，并不是在行为应管束不应管束。行为有管束的必要，这是大众所公认的。罗素以为宗教管束人心，是用感情或威力，不用理性的方法；殊不知感情占人生的活动之一大部分，宗教用感情管束人心，对于个性的发展极有补益，怎么能够一笔抹杀呢？况且宗教并不是一味运用感情，有许多地方是助长人的理性。比方佛教的根本教义就是在一个“觉”字；基督教所注重的就是“真理。”“觉”和“真理”都不能离开理性，又怎么能够说宗教管束人心，不用理性的方法呢？至如说宗教管束人心用威力我看除回教以外，其他如基督教，或佛教，都没有用威力管束人心的事实；虽然有什么“地狱”“轮回”各种的说法，也不能认为威力。有时候宗教中固有人用“地狱”“轮回”“因果”“报应”等类的话，恐吓别人，这是传教师所用的一种卑劣手腕，用恐吓去使人信教，于是许多人就以为宗教是用威力去管束人心，殊不知那是施教者的错误，不是宗教的本来面目。宗教虽有因果轮回地狱诸说，但其目的，不是要恐吓人，乃是要使人积极的为善，以便圆满来世的生活。讲到来世的生活，唯物家一定否认；不过思想高超的人，决不会否认来世生活——永远的生活——因为他不甘把自身做原子离合聚散的现象，而为宇宙的赘疣。照这样看来，罗素所谓宗教用感情或权力管理人心，那句话不免近于牵强。

罗素说：“我想道德并不见得从宗教可以得什么益处，因为：（一）宗教的信仰，不完全根据于事实，所以就有信仰错误的地方。（二）抱宗教的态度，对于旁的事情，总不肯轻信，而对于所信的事情，就是错了，也会认为是的。因此无诚心，口是心非，种种不好的习惯，就会渐渐养成了。”

宗教与道德，从历史上考察起来，实在有密切的关系；古代一切道德，差不多都包括在神的信仰中间，（但幼稚的宗教，以魔术欺人，没有合理的信仰，不足以言道德），为什么我说宗教与道德是同出一源呢；因宗教与道德的究竟目的，都是希望意志达到最圆满的结果，所谓圆满者，在道德界仅为抽象的叙述；而在宗教界则为具体的直觉。人以“意志”和“行为”希望达于美满的境遇的，就是道德；以“神”为美满的代表，而藉以充塞其感情信仰和希望的，就是宗教。宗教与道德的目的和作用，既是一致，怎能够说道德不能从宗教得益处呢？宗教信仰不完全根据于事实，不免有错误的地方，这句话我表同情；不过“事实”是“理想”的儿子，“理想”是“事实”的母亲。宗教信仰基于主观的理想，而不重客观的事实，固无庸讳。主观的理想，固不能十分可靠；客观的事实，又能十分可靠吗？持观念论者，谓宇宙间一切现象，和事实，都是由观念生的；没有观念，并没有事实。这样看来，观念重要些；还是事实重要些呢？我并不说客观的事实不关重要，然而徒有客观的事实，毫没有主观的理想，恐怕客观的事实，也靠不住；若宗教家完全不根据客观的事实，我也反对。到底宗教信仰，并不是完全不根据客观的事实，不能够以宗教的信仰，稍微超越一点，就断定宗教信仰，是不根据事实的。至如说“抱宗教态度的，对于旁的事总不肯轻信，而对于所信的事情，就是错了，也会认为是的。”这样的事实，在宗教中间，固不能免；但这种事实，绝对的不是宗教养成的，也不但在宗教界的人，有这种毛病；无论在那一界都免不了的。比方乡下人，没有学过地理，如果你告诉他说：地球是圆的，并且每天转一次；你想那乡下人会信你的吗？他不相信你的，是因为他抱了宗教态度吗？现在有许多非宗教界的人，对于旁的事，都不肯轻信；而对于所信的，就是错了，也认为是的。然而他们都没有宗教的信仰，所抱的态度，也不是宗教的态度。从此可知凡对于旁的事不肯轻信的人，或以“错”为“是”的人，都是因为：（一）没有知识，（二）脑筋顽固。宗教界中的人不见得个个都有知识，也不见得个个的脑筋都不